

实证的、解释的和批判的：心理学研究的三大传统

王 波^{*}

〔摘 要〕 厘定心理学的研究传统,对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乃至具体的心理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对采取何种立场才可以使人的“心理”“显现”出其特征性属性这一问题的回应,现有的心理学研究基本可以分成三种传统:实证的传统,它主要表现为心理学中客体向度的立场;解释的传统,它主要表现为心理学中主体向度的立场;批判的传统,它主要表现为从批判立场出发的对心理学的“可能认识的条件”,亦即对心理学学科构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先验可能的讨论。

〔关键词〕 实证;解释;批判;心理学传统;理论心理学;心理学史

对心理学研究传统的厘定,既是一个理论心理学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学史的问题。就前者而言,它意味着对心理学知识性质及其边界的共时性判断。就后者而言,它意味着对心理学发展及其学科想象的历时性筹划。两者都指向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才可使人的心理显现出其特征性属性。而对该问题的回答则奠定了心理学研究的三大传统:实证的、解释的和批判的。实证的传统主要表现为心理学中客体向度的立场。它致力于通过客观的实验研究试图得到能够说明、预测和控制(Ritzer,1983,pp. 12—13)心理现象的普遍规律。解释的传统主要表现为心理学中主体向度的立场。它致力于通过解释学路径理解不可逾越的历史性的和有限性的(Bem & Jong,2006,p. 90)主体体验及其意义。批判的传统主要表现为心理学中批判和质疑现状的立场,它围绕心理学的“可能认识的条件”(Habermas,1971,p. 5)问题,清理心理学得以成立的前提和界限。

一、实证的传统

实证的法语本义是“通过经验施加于心灵”。知识合法性的来源不再是神学的上帝和天启,也不再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直觉,而是实验获得的客观感觉经验数据。通过对这种数据的逻辑和数学处理就可能发现人类社会包括心理遵循的像自然界那样的一般规律。相对于形而上学心理学,作为“新心理学”的实证心理学模仿自然科学模型(Cimino,2006,p. 5),从世界出发来理解自己,以科学的

^{*} 哲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210023。本文是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批判心理学思潮研究”(14CZX003)的阶段性成果。

方式对人加以客观化,即把自己理解成处于诸物中的一物(萨弗兰斯基,1999),以此客体向度的立场“迫使”(康德,2004)心理显现出其特征性属性。从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开始,这种客体向度的实证逻辑表现为机械论类型的构造主义、行为主义,以及有机论类型的机能主义、认知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尽管在目前的心理学研究中实证取向居于主流地位,但其内部却并非铁板一块。实证主义是一种传统的集合,对它的误解和对它的共识一样多(Pojman,2011)。实证哲学之父孔德当年就拒绝心理学作为实证科学的可能性(哈耶克,2003;Carroy & Plas,2006)。他认为理性心理学倚重的内在观察法是神学的最后变形。只有采用两种方法,精神对象才能真正成为实证研究的对象:或通过研究产生它们的器官,即通过颅相学;或研究精神现象直接而持久的结果——这似乎类似后来的行为主义。这可谓心理学实证传统机械论类型的雏形。有趣的是,与孔德同时代的法国科学心理学奠基人里博(Théodule Ribot)和丹纳(Hippolyte Taine),尽管出于与孔德一致的反形而上学立场试图建立一种实证心理学,却并不能认同孔德这种将心理现象还原为生理过程(Cimino,2006, p. 14)的版本。作为救赎之道,他们转向英国联想主义和进化论哲学,以此既坚持实验的实证方法,又坚持将意识事件作为研究主题(Carroy & Plas,2006, pp. 159—160)。可以说形而上学的理性心理学坚硬的先验统觉只有被英国经验主义心理学的观念联结敲碎,才能为现代科学心理学的产生撬开一条藉由挤出的狭窄缝隙(王波,2012, p. 147)。理性的心理学在各国就很快为经验的心理学所代替了(丹皮尔,1975)。同时期的冯特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他认为心理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正在于它是实验的,以此就区分于哲学。同时由于它是对意识状态的实验内省,亦区分于生理学。而就与其他实证科学的区分而言,其心理学是关于直接经验的科学,而自然科学则是关于间接经验的科学(Cimino,2006, p. 12)。但是冯特对这种实证心理学的限度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只有那些直接受到生理影响的心理现象才能成为实验的题材(冯特,2003)。实际上其实验内省法正是出于对意识既有物理特征又有心理特征的考虑而设计的(Danziger,1990)。冯特揶揄那些眼界狭隘的实验家还不如将时间用来提高缝纫机技术。他非但未将实验法视作心理学研究的惟一方法,更是提出在实验法让我们失败的地方,还存在着客观心理学知识的民族心理学来源,认为实验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组成了科学心理学的两个主要分支(Wundt,1999)。实验心理学只涉及外围的基本心理过程,只有民族心理学方可达及高级心理过程。冯特的这种边界意识使其与经常被混同的构造主义版本区分开来。其英国学生铁钦纳基于英国实证主义(Danziger,1980, pp. 84—85)立场,试图对可观察的意识事件进行受控的内省(Titchener, 2014, p. 26),以像化学家那样(Titchener,1901—1905)绘制心理元素的周期表,并确定使其联结成更复杂经验的规律和伴随的神经生理事件(Hergenhahn,2009, p. 275)。铁钦纳的实证心理学毋宁说是一种心理化学,因此也是实证传统机械论类型的另一形式,并且在心理学研究中一度占据压倒性优势。

至此,由冯特开创的革命性研究不可能从德国传统的理性心理学出发,而必经由英伦经验主义心理学才能进行下去(王波,2012, p. 145)。而且其深入发展还必须进一步借重英伦的另一产物,即达尔文的进化论,由此开创了实证传统的有机论类型:机能主义心理学。正如黎黑所说,关于意识内容的传统心理学变成了进化论所激发的关于心理适应的心理学。而由于机能主义对环境适应功能的强调,它毫不意外地在其内部培育出机械论的新变种:行为主义。波林曾公允地评价道:“在铁钦纳及其追随者之外,美国心理学开始在达尔文的意义上变成实践性的和机能性的。由此它注定成为行为主义的。有趣的是,早期的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即詹姆士、杜威、安吉尔和芝加哥学派的心理学都是内省的。有机体正由于其适应机能才获得了意识……正是由于机能心理学将意识材料作为理解人对其环境的适应本质性的东西,华生才得以建立行为主义,宣称他既反对机能心理学,又反对内省主义。”(Boring,1953, p. 176)意识被作为使人适应环境的进化论生物适应行为的产

物。由此仅需通过观察外显行为即能探究全部心理世界,而意识就成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冗余。行为主义反对被动的对经验的内省分类学,致力于发展对社会有用的行为改变范式(Schwitzgebel,2004,p.60)。安吉尔的学生华生,标志着行为主义正式诞生的那篇著名文献的作者,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纯粹客观的实验分支(Watson,1913,p.158)。早期实证机械论类型最终演变为华生的古典行为主义、赫尔的逻辑行为主义和斯金纳的操作行为主义等。华生决心使心理学尽可能靠近实验物理学,驱除所有诉诸内省材料的主观之物,只关注对任意刺激的公共的、可观察的反应(Toulmin&Leary,1985,p.601)。赫尔的心理学理想与之类似。他认为心理学就是自然科学。既然自然是一个数学和机械系统,那么心理也只不过是物理的和行为的。而行为最终就是诸如电子和质子这样的基本物理实体的复杂结果。他也将逻辑实证主义应用于心理学中,致力于把心理学形式化为一个单一的演绎系统。既然心理学是整个科学体系的一部分,那么关于行为的理论和预测也就能从明确陈述的原则中演绎出来(Leahey,2001,转引自 Bem & Jong,2006,p.11)。此即其著名的“假设—演绎”系统的基本逻辑。而斯金纳则表示,“存在着一种很有前途的可能性,意义将会被保持在皮肤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像物理学的任何一部分一样可以观察”(Skinner,1957,p.8)。在其著名的《超越自由与尊严》和《沃尔登第二》中,他呼应孔德的社会工程学理想,试图通过行为技术解决社会问题,并雄心勃勃地设计了一个基于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实验乌托邦。行为主义塑造了一种作为反应机器的人的形象。个体被视为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的物理实体。其活动和动作是研究的对象,而如何测量之则是这种框架的主要关切(Prilleltensky,1989,p.798)。这种致力于预测与控制反应机器的行为的行为心理学是实证机械论类型的经典表现形式。

而到了目的行为主义已经开始强调外部刺激和行为反应之间存在中介变量,由此昭示了认知心理学的诞生。实证传统的有机论类型再一次复活了。这种新有机论从“目的”和“设计”角度指认心理各个部分的功能,包括其组织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以此揭示其工作机制。比如认知就被解释为一组功能,并被作为一系列的信息处理操作进行分析(Bem & Jong,2006,pp.27,36,42)。这种有机论的功能解释也适用于作为认知革命第二次浪潮的进化心理学。它将脑视为由自然选择设计而成的进化计算系统,该系统运用信息以自适应地调节生理和行为,由此研究重心就从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获取转换到行为的自适应调节上了(Cosmides & Tooby,2013,p.201)。

至此我们已勾勒出心理学实证传统的基本轮廓。它虽然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等各种科学哲学的铸炼,由此形态各异,但在以客体向度的立场迫使心理显现出其特征性属性这一方面是相同的。它致力于通过实证方法探究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以发现其假定的存在于心理世界中的像自然界那样的自然规律。在此过程中,李克特方法使对任何对象的测量都成为可能,克隆巴赫系数使我们信任这种测量,而我们关于统计显著性的概念使微小的发现都显得重要。以这种主流的实证传统相信就能将心理学带进科学的应许之地(Leahey,1992,p.33)。

二、解释的传统

解释的传统主要表现为心理学中主体向度的立场,据此立场整体性、历史性和情境性地理解心理的特征性属性。它致力于理解主体生活体验(lived experience)的具体的、历史的独特意义,并将理解作为心理学方法论的基础,从而回应实证传统的心理学的促逼。狄尔泰首先区分了 Erklären vs. Verstehen(说明对理解)。在德国的语境中,这种二分旨在保卫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与人文(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之间区分的认识论基础。我们(用自然科学)解释自然,(用精神

科学)理解心灵生活(哈贝马斯,1999,p.139),以此捍卫人文科学特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使其免遭被实证主义吞噬的灭顶之灾。在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看来,说明与理解的区分实际上是对普遍规律的追寻与对个体事件的理解之间的区分。文德尔班用 *nomothetic* 与 *idiographic* 标示两种科学。前者是自然科学寻求的通则性知识,后者意味着人文科学通过理解个别特性获取知识。前者是基于假设研究自然的自然科学,后者则是理解作为文本(*texts*)的生活经验的人文科学。主体向度的解释逻辑确定了心理的独特性质及其与实证主义的界限。在实证传统所主张的对心理与行为的描述、预测与控制之外,解释的传统针对性地提出理解的诉求。由此心理学的主题需要一种特殊的解释学入口。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统一科学的实证主义论题试图将所有科学都吸收到自然科学模型中,但它却失败了。其原因就在于社会科学和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它们都是基于对意义的情境性具体理解,而且这种意义只能解释学地被阐释……仅凭观察无法切入一种符号化地被前结构的现实。”(Outhwaite,2009,p.22)

从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开始,这种主体向度的解释逻辑在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及其心理咨询和治疗中皆有体现。狄尔泰将描述心理学视为人文科学的奠基性学科,“心理学可以在以一种描述科学的范围内完成这样一种奠基性科学的任务”(Dilthey,1983,p.61,转引自Jovanović,2010,p.581),以此为社会和历史研究先行奠基。这当然也反映出其心理主义倾向。狄尔泰强调对心理生活的整体性描述,以回击实验心理学的元素分析。他同时奠定了解释传统的基调,“狄尔泰把这种由对话关系和相互承认,由自我同一性和生活史的形成过程所决定的‘生活统一性的共同性’,设想为精神科学的客观框架”(哈贝马斯,1999,p.152)。历史性和对话性就成了解释传统的两块拱心石。“只有在人和他的历史中意义和意思才得以产生。”狄尔泰的这个观点成了他的最高原则(萨弗兰斯基,1999)。对主体的完整理解要求既要理解宏观历史过程对主体的塑形,又要理解微观的生命长成故事,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狄尔泰认为“人对其所是的了解既不能通过自我沉思,也不能通过心理学实验,而只能通过历史。”(Teo,2005,pp.80—81)因人而异的历史性造就了主体的个别特性。“解释学的理解必须在必然的一般范畴中把握不可转让的个人的意义”。而且历史的“时间间距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转而成为“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伽达默尔,2004,p.384)。这决定了主体间在问题境域中展开的对话关系。解释的传统强调这种对话关系,认为不存在自足而立的个体。“我们通过‘我们’意识到世界先于通过‘我’”(Taylor,1985,p.40)。由此个体在根本上是社会的织物,而实证传统所发明的原子式“心理人”(homo psychologicus)(王波,2014,p.134)就是一种假象。正是在这种历史性的对话关系中,不断进行着解释学循环与视域融合的双向驱动,以及主体间性的伦理学关切。

精神分析得以运转也恰恰是依靠这种分析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双向驱动。“语言由于异质的东西侵入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的连接点而被污染。某种来自‘阴暗的背景和大量的心灵生活’的东西间接地混入语言表达中,这种东西不能被纳入明确的语言内容中,因此对别人来说需要解释。”(哈贝马斯,1999,p.156)此即精神分析的内在逻辑机制。“许多这些解释(例如精神分析的解释)并不是像物理学中的解释那样来自经验”(维特根斯坦,2003,p.352),而是来自对生活体验的主体间理解。精神分析将来访者的症状及作为其压抑愿望的虚假满足的梦境作为解释学的文本进行理解,并以此在一种对话关系中追溯其早期创伤的历史性塑形的生命历程。正基于此,解释学大师巴赫金一度将弗洛伊德引为同道,因为两者均反对实证传统的独白主义,都意欲解构非此即彼的逻辑斯中心主义。而弗洛伊德的三级心理机制划分实际上为巴赫金提供了一个优越的理论模型来阐述其人格的复调性(但汉松、隋晓获,2004)。

解释的传统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及其咨询实践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罗杰斯在对话性的咨询语境

里与来访者分享着解释学的整体理解体验。他认为“心理治疗的某些最深刻部分的本质,似乎在于经验的整体统一性。当事人能够自由地体验自己的感受,将感受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不折不扣地进行体验,没有理性的抑制或告诫,没有受到对矛盾情感的认知的束缚”,“在治疗中,个体实际上变为一个人类有机体,带有有机体所包含的所有丰富性”(罗杰斯,2004,p. 97)。咨访双方完全投入实际生活体验的“人”这个整体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的构境中,有一种纠缠着彼此生命和生活意义的历史关系。在这种历史性的对话关系中,并没有一种存在于解释之先或不依赖于解释而存在的“自我”。与其说理解是主体的构造行为,还不如说自我理解的那个“自我”是理解本身的礼物(利科,1987,p. 147)。因此不是咨询师和来访者在进行互动式的解释和理解,而是解释和理解创造了作为主体的咨询师和来访者。作为“主体”的主体是不存在的,主体只能在理解过程中生成。由于理解永在循环之中,咨访双方因此不仅仅本质上是一个未定之物,而且永远是一个待定之物(王波等,2006)。

至此我们已能把握心理学的解释传统的大体面目。它虽然在哲学解释学、方法解释学和批判解释学等不同派别的争论中呈现了各不相同的面向,但在以主体向度的立场整体性、历史性和情境性地理解心理的特征性属性,并拒斥对心理的实证性说明这一方面是一致的。它认为在这种实证性说明中,存在的世界性关联的丰富内容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客体向度的立场导致了人与世界的双重断裂,会使存在体验失去存在,使与我们相遇的世界失去了世界。这意味着人步入自身时,失去的是世界;而当他步入世界时,失去的是自身。由此解释传统的心理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层面均指认了心理现象区别于物理现象的本质性差异,并试图在历史性的对话关系中理解这种差异,以重新把握人生此在的世界联系。

三、批判的传统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斯诺(Charles Snow)提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分裂以来,关于心理学中两种文化的讨论渐成风气。心理学家似乎只能被裹挟在“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传统的宰制中左支右绌。“现代心理学可以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把人看成有一定机能的有机体,另一个把人看成主动的社会的人。”(Jing,2000)由此心理学的第三大传统,即批判的传统就时常被忽略了。然而实际上,批判的传统同样历史久远,甚至奠基于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批判的传统围绕心理学的“可能认识的条件”问题,探究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界限。在此意义上,它作为准备性(propaedeutic)科学,为实证的传统与解释的传统先行奠基;而作为后设理论(meta-theory),又对两者的逻辑进行事后反思。

批判的传统成形于康德。他首先批判了研究灵魂的理性心理学的不可能性。一切教给我们灵魂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上帝是什么的形而上学企图都无可避免地失败了,而且注定要失败。康德继而批判了经验心理学,认为它只能是对事物的描述,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他要求心理学家回到经验之前,考察在经验之前知识所依赖的基本特征,亦即直观形式和范畴。它是我们的心灵施加于外部世界之物(王波,2011)。而这种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直观形式和范畴被后来的各种批判理论进行了重释。这就是关于“可能认识的条件这个先验逻辑问题,目的是解释整个认识的意义。实证主义否认这个问题:在它看来,这个问题由于有了现代科学这一事实,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问题”(哈贝马斯,1999,p. 66)。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探讨生产方式对心理的社会历史中介性。它系统指认了人与人关系的事物化颠倒及其物化错认,资本主义心理生产的普遍化以及心理学的自然化,解剖看得见的物质的“脑区激活”和看不见的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搅和在一起的现

象。深受其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则指出,心理学家应该关注心理学的社会功能、事实的社会结构以及心理学主题的历史特性。但是这一观念在一个以自然科学自居或者竭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学科中依然未被理解(Horkheimer,1992)。他们批判“在正常运行的社会里起肯定作用”的传统理论,以批判理论推动社会变革。女权主义心理学则批判了充满性别偏见的父权制对心理学主题、方法论以及知识生产的塑形作用(Teo,2005,p. 113)。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批判了心理学中关于真理、权力和知识的各种宏大叙事(Lyotard,1984)。这其中包括福柯的谱系学对学科之为学科的可能性条件的质疑。他认为学科之先验条件其实是偶然的权力的干预与生产的结果。而后殖民批判则直指心理学中的科学种族主义以及跨文化的普适心理学规律的虚伪承诺(Memmi,2000;法农,2005)。正在兴起的批判心理学则专题性地以批判为武器,直指主体性的心理学化,试图为其筹划兼具科学基础,又有价值承诺的解放可能性(Holz kamp,2013)。批判传统把康德的先验直观形式和范畴重释为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形式与范畴,将先验主体改造成认识论的主体来阐释。实证主义有效地垄断了科学的自我理解。主流心理学家将心理现象操作化成可测量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并在两者之间引入各种中介变量从而衍生出无穷无尽的研究。心理学就成了一种“变量心理学”,鲜能追问心理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面对这一维持现状的主流趋势,批判道路的核心逻辑就是明确了社会历史首先决定了我们能够经验和认识什么,包括当前的这种主流趋势也是一定社会历史作用的结果,而批判就是对这种社会历史前提的反思。我们对反思的否认,就是实证主义(哈贝马斯,1999,p. vii)。

机能主义将人类的痛苦归诸有机体的缺陷。行为主义认为痛苦来源于技术的落后,它试图以技术的进步解决社会问题(Prilleltensky,1989)。而精神分析则将痛苦视为童年创伤的延续。很明显,在这三种心理学派别中,批判传统所强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因素的中介作用都被忽略了。但人们却常难以察觉解释传统中的人本主义取向的类似失误。故批判的传统同时必须与其虚假的同路人区分开来,此即从抽象的主体价值出发进行批判的抽象人本主义逻辑。

若把实证传统的逻辑直接定位为自然主义的“物”的逻辑,并试图基于一种人的生命本性或者尊严与价值,从由非历史的拜物教观点所延伸出来的(从崇拜客体的“物”到崇拜主体的“抽象力量”)抽象的主体价值出发对之进行批判,那就很容易在批判的基本思路走向抽象的、神秘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中的第四势力,即超个人心理学,正是其典型代表。其预设正是通过“世界精神传统”来弥补见物不见人的实证心理学的不足,认为只有结合两者的人性理论,才能形成完整的人性模型。而这种对“处于首要地位的精神”,即“通过进入个体、社会和超越意识的深处而寻求全体(wholeness)的倾向”的追求,正是一种对主体的抽象力量的崇拜。由于它对实证传统的批判避免触及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势必导致一种比其更难以摆脱的、也更具迷惑性的神秘主义,并且反倒成为一种新的供群众消费的心理商品。

至此我们已描绘出心理学的批判传统的基本形象。它虽然很难在细节上与其他两大传统进行清晰的切割,而且其路径也是流派纷呈,但在以质疑现状的立场,围绕心理学的“可能认识的条件”问题,探究心理的特征性属性得以成立的前提和界限这一方面是一致的。虽然也有出于批判传统的观点认为实证的传统与解释的传统之间的对立是一种由社会历史所中介的虚假对立,并试图通过批判的路径破除这种对立,但不可否认三种传统目前仍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正是由于心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三种立场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的心理显现出其特征性属性。所以未来这种多元范式并立的情况将长期存在。

参考文献:

但汉松、隋晓获,2004:《巴赫金文论与精神分析文论之比较研究》,《学术交流》第10期。

- 丹皮尔,1975:《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张今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哈贝马斯,1999:《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 哈耶克,2003:《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法农,2005:《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冯特,2003:《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讲义》,叶浩生、贾林祥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 伽达默尔,2004:《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康德,2004:《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罗杰斯,2004:《个人形成论:我的心理咨询观》,杨广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利科,1987:《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 萨弗兰斯基,1999:《来自德国的大师》,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波等,2006:《存在与解释:刍议心理咨询境域的诗性智慧》,《医学与哲学》第11期。
- 王波,2011:《批判立场的理论心理学》,《国外社会科学》第5期。
- 王波,2012:《西方心理学主体的腐朽与神奇:一种批判式知识考古》,《应用心理研究(台湾)》,夏季卷(总第54期)。
- 王波,2014:《论笛卡尔与冯特在思想史上的内在勾连——从意识内在性的视角看》,《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1期。
- 维特根斯坦,2003:《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涂纪亮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Bem, S. & H. Jong, 2006, *Theoretical Issues in Psychology*, London: Sage.
- Boring, E., 1953, "A history of introspec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50, no. 3, pp. 169—189.
- Carroy, J. & R. Plas, 2006, "The beginnings of psychology in France", *Physis*, vol. XLIII, pp. 157—186.
- Cosmides, L & Tooby, J., 2013,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New Perspectives on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64, pp. 201—229.
- Cimino, G., 2006, "Introduction: For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the birth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Physis*, vol. XLIII, pp. 1—30.
- Danziger, K., 1980, "Wundt and the two traditions of psychology", in R. W. Rieber (ed.) *Wilhelm Wundt and the Making of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New York: Plenum, pp. 73—87.
- Danziger, K., 1990,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Historical Origin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Boston: Beacon.
- Hergenhahn, B., 200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Belmont: Wadsworth.
- Holzkamp, K., 2013, *Psycholog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Subject: Selected Writings of Klaus Holzkamp*,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Horkheimer, M., 1992,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in D. Ingram & J. Simon-Ingram (eds.) *Critical Theory: The Essential Readings*,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p. 239—254.
- Jing, Q. C., 2000, "Chapter 30, international psychology", in K. Pawlik & M. R. Rosenzweig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sychology*, London: Sage.
- Jovanović, G., 2010, "The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of critical psychology", *Theory & Psychology*, vol. 20, no. 4, pp. 569—592.
- Leahey, T. H., 1992, *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 Lyotard, J.-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emmi, A., 2000, *Rac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Outhwaite, W., 2009, *Habermas*, Polity Press.

Pojman, P. ,2011, “Ernst Mach”, 2015 年 2 月检索于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1/entries/ernst-mach/>.

Prilleltensky, I. ,1989, “Psychology and the status quo”,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44, no. 5, pp. 795—802.

Ritzer, G. ,1983,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f.

Skinner, B. E. ,1957, *Verbal Behavior*,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Schwitzgebel, E. ,2004, “Introspective training apprehensively defended: Reflections on Titchener’s lab manual”,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vol. 11, no. 7–8, pp. 58—76.

Taylor, C. ,1985,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eo, T. ,2005, *The Critique of Psychology*, New York: Springer.

Toulmin, S. & D. E. Leary, 1985, “The cult of empiricism in psychology, and beyond”, in S. Koch & D. E. Leary (eds.) *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pp. 594—617.

Titchener, E. B. ,1901—1905,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 Manual of Laboratory Practice*, New York: Macmillan.

Titchener, E. B. ,2014, “Introspection and empathy”, *Dialogues in Philosophy, Mental and Neuro Sciences*, vol. 7, no. 1, pp. 25—30.

Watson, J. B. ,1913,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20, pp. 158—177.

Wundt, W. ,1999, *Principl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蒋永华)

Positivistic, Hermeneutical and Critical: Three Tradition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WANG Bo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psychology and even specific psychological studies to develop a clear picture of the tradition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responses to the question as to what standpoint we can adopt to unveil the characteristic properties of human mind, the existing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an be basical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positivistic tradition characterized by its taking an object standpoint; hermeneutical tradition by its taking a subject standpoint; and critical tradition by its focusing on the conditions of possible knowledge, namely the social-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a priori possibilities of the discipline of psychology.

Key words: positivistic; hermeneutical; critical; traditions of psychology; theoretical psychology; history of psychology